

柳州復校遇上「大撤退」 ——在中華中學任教的日子

陳伯民（四十年代數理科老師）



▲ 陳伯民老師

1942年夏我在中山大學的工學院（位於坪石）機械系畢業。先後在韶州師範、航委會四廠、粵北鐵工廠、志銳中學及香港北遷衡陽的嶺英中學任職。

日軍為打通亞洲大陸的陸上交通線，1944年4月開始向河南、湖南和廣西貫穿三地進行大規模攻勢。6月18日長沙失守，衡陽告急。我與家母經桂林去柳州。我得師範學院院長介紹，面見黃祖芬校長，獲聘擔任數理科教席。

柳州書聲不到半年

當時學校位於柳江邊鷓鴣江地區，是單層磚木金字頂平房。課室、辦公室、學生宿舍、教工宿舍都因陋就簡聚在一起。然而隨着8月8日衡陽陷落，抗戰史上慘痛的「湘桂大撤退」跟着展開。

佔領衡陽後，日軍沿着湘桂鐵路和公路進攻。學校剛於1944年3月在柳州新校復課不到半年，在9月初學校開課不久，亦感到威脅，決定撤退後方安全地帶。校方發給每位教師法幣2000圓，另每一家庭一輛俗稱雞公車的二手木製獨輪手推車，以運載家當和衣物。師生們不得不告別柳江新校舍。

黔桂路上悲慘一家

撤退的教師、家眷、男女學生踏上了擠滿撤退人羣的黔桂公路緩慢前行。我自動請纓殿後負責修理破損的車輛及照顧墮後的師生。期間有教師的妻子胎兒作動，幸得我曾當婦產科護士的母親替她接生，母子平安。（後聞因體弱耽誤行程，致遭日軍趕上，該男教師被捉，迫當挑夫，斃於途中，妻子小孩失蹤，遭遇實在悲慘。）師生隊伍因體力壯弱不等，致前後相延數里，靠在沿途牆壁或樹皮上貼紙或寫字留言給墮後者通訊息。



▲ 桂林失陷時，湘桂黔鐵路火車上擠滿了逃難的民眾。



與母親一度失散

各員生終於到了相距貴州省不遠的六寨。11月25日盟機突然轟炸該地，死傷軍民無數。原因是翻譯出錯，將剛失陷的「六甲」誤譯為「六寨」。師生隊伍在慌忙逃命中失散。我趕到六寨時，餘煙還未消失，遇一中華學生說是家母可能由僑委會接往貴陽。我立刻起程行往貴陽，結果在獨山機場公路旁與母相遇。劫後重逢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，彼此緊緊地扭抱在一起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未幾，她說當轟炸時，及時伏下，未遭傷害，得以逃過此劫。



▲「大撤退」中，在燃燒中的桂林市。

相逢芬生在重慶

在貴陽住進了難民救濟所任職義務工作，並遇高一屆任職西南公路局桐梓保養場場長的同學聘用。期間得知黃祖芬校長已在重慶暫時安頓下來，且得見其弟黃苗子校友。為此，我遂乘車往訪。會面時談到別後種種遭遇，猶有餘悸，彼此嘆息不已。蒙校長留宿招待所一夜，翌日便趕回桐梓。

1945年夏，抗戰勝利，我與家母因缺乏旅費未能立刻返粵，只能多工作一年。越年我先到廣州，再往香港，終於在羅便臣道中華中學復職。

1951年暑假，我應邀返母校九龍民生書院服務。但我仍然經常回校探望黃校長夫婦兩老，一直保持聯絡。



▲抗戰勝利後，殉職紀念塔矗立在柳州。